

# 『《敵基督》的尼采：是敵是友？』 - 陳鴻天、吳鳳鳴、李碧霞

---

## 1. 引言

尼采這位令人費解的天才哲學家，他作品的特色有著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氣勢，其所論述的，如「上帝已死」、「超人」、「權力意志」等觀念，都存著很不同的評價，甚至是誤解。尼采的後期作品，大部份是以札記形式書寫，沒有甚麼推理、論據可言。被稱譽為尼采最著名的作品《察拉圖斯特如是說》，它的內容亦只是充滿寓言式的故事和人物；尼采的朋友馮·斯坦(H. Von. Stein)博士亦曾抱怨，他自己一點也不明白《察拉圖斯特如是說》。<sup>1</sup>陳永明更認為尼采的思想是與我國的莊子很接近，同樣是沒有甚麼論證可言；<sup>2</sup> 陳鼓應更嘗試從投入與退隱、悲劇意識與憂患意識、精神自由與心靈開放、價值重估與價值轉換來比較尼采與莊子。<sup>3</sup>

他那句「上帝已死」的名言，其出現及其背後的意思，正引發了本篇研究尼采與基督教的報告中，要帶出的思想主題—「尼采：是敵是友？」。學術界裏，不同的學者對尼采的思想，有著不同的看法和評論，有認為他是不折不扣的敵對基督教，亦有認為不是敵對，只是愛之深責之切的反應，當中的理據亦各有千秋，原因亦關係到尼采的作品特色，導致這兩派學者對尼采的哲學有著南轅北轍的看法，然而尼采的生平事跡也與他的思想發展亦掛上了千絲萬縷的關係。

本報告就嘗試從尼采的生平，窺探一下他的思想發展，並就其作品的表達，不同學者對尼采的評價比較下，作出一些歸納和分析，並以神學生身份檢視尼采對基督教的狠狠批判言論中，誠懇地反省和不迴避改善某些教內的偽善，同時亦認真地回應某些對基督教不實的評鑑。

## 2. 尼采的生平簡史(1844-1900)

### 2.1 家庭與成長

尼采是一位德國籍、波蘭裔的哲學家，出生於當時普魯士的樂勤 (Rothen)。父親是一位路德教會牧師，在尼采五歲時逝世。有傳言他父親死前患有精神錯亂<sup>4</sup>。母親亦是一位路德教會牧師的女兒。有一妹伊利沙伯，其妹對尼采後期出版有著重大的操控權。尼采一直和他妹妹的感情都很好，直至因妹妹要與一位反猶太人運動的領袖 — 弗爾斯打結婚而決裂。有一弟名約瑟夫 1848 出生，但在 1850 夭折。

摯友 Wilhelm Pinder 自傳中的尼采有著以下的形容，孩童時代的尼采，性格憂鬱，喜歡獨處，深思，深沉，心地善良，謙虛，知恩，做事有明顯的目標及理由，他醉心發明遊戲，但體質卻孱弱。到了中學階段，尼采曾寫作短劇，創作詩歌和畫山水畫。<sup>5</sup>

### 2.2 信仰歷程簡史

---

<sup>1</sup> 杜麗燕：《尼采·重估一切價值的哲學家》(台北：水星文化，2002)，頁 39。

<sup>2</sup> 陳永明：《原來尼采》(香港：中華書局，2003)，頁 4。

<sup>3</sup> 陳鼓應：《尼采新論》(香港：商務印書局，1988)，頁 158-237。

<sup>4</sup> 陳永明：《原來尼采》，頁 167。

<sup>5</sup> 陳鼓應：《尼采新論》，頁 239。

尼采一生與基督教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由於出生牧師世家，他在入中學前，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從 Ronald Hayman 所寫的“Nietzsche: A Critical Life”一書的第一章內，曾有以下記載可證：

「每一件事上都引領我，好像父親引領弱小的孩童一樣...我已經堅決立志把我自己奉獻服侍祂...。我相信祂的恩典....無論祂給我甚麼，....都欣然接受，勇於面對，至死不渝...」<sup>6</sup>

中學階段，信仰開始動搖，Ronald Hayman 在其“Nietzsche: A Critical Life”的第二章內，又有以下的記載：

「主，我來，我曾迷失、浪蕩、醉酒、沈淪，在地獄與痛苦間顛簸。你遙遠的，憂傷的，說不出的凝望，放出亮光，經常觸動我，現在，我欣然而來。」<sup>7</sup>

及至升大學期間，尼采更作了一首詩，題目為「獻給未知的神」，顯示信仰已在尼采心中漸起改變。

在大學期間(1864-1868)，他由選修神學，改為攻讀語言學，加上受叔本華的哲學思想影響，特別是在《意志與表象的世界》一書，對基督教的聖經開始懷疑及作出批判。<sup>8</sup>

從他的作品，可把他對基督教敵意的開展分為三期：第一時期：敵意的沉默（1872-1876），第二時期：宣戰初期－以科學（1877-1882）及第三時期（最終期）：宣戰後期－以道德（1883-1900）。

從 1872 年，他的第一本書《悲劇的誕生》<sup>9</sup>面世開始，尼采亦即展開了他對基督教「沉默的敵意」（1872-1876）。雖然此書尼采沒有明顯的反對基督教，但十四年後，在他為此書新版寫序時，對其「敵意的沉默」清楚表明。<sup>10</sup>而於 1872-1876 年期間，他亦開始出現嚴重的頭痛(1873)，繼而罹患眼疾與胃病(1875)，並在 1876 年，因健康惡化停止上課。同年的 11 月因基督教歌劇《柏司福》(Parsifal)與音樂家華格納決裂。<sup>11</sup>同期的作品還有《不合時的默想》(1873)。

第二段敵基督教時期可由 1877-1882，他以科學(包括心理學)去向基督教宣戰，這期間的代表作品為：

《人性、太人性》(1878)

《曙光》(1881)

《輕快的科學》(1882)

在《輕快的科學》裏，尼采第一次宣佈上帝已死。

1877 年，尼采與華格納的友誼正式決裂。1879 年(35 歲)，因病重而辭去巴塞爾大學教職。

<sup>6</sup> 陳永明：《原來尼采》，頁 57。

<sup>7</sup> 同上書，頁 58。

<sup>8</sup> 陳鼓應：《尼采新論》，頁 245-248。

<sup>9</sup> 為達致全文一貫，此文中文譯名皆採用陳永明：《原來尼采》一書中所用，頁 ix-x。

<sup>10</sup> 《悲劇的誕生》1886 年版的新序：《自我批判嘗試》：第五節：「這種反道德傾向的程度，也許最好用全書中對基督教所保持的審慎而敵對的沈默來衡量，——基督教是人類迄今所聽到的道德主旋律之最放肆的華彩樂段。」

<sup>11</sup> 陳永明：《原來尼采》，頁 39-51。

1882 年(38 歲)曾向莎樂美求婚被拒絕，亦因此失去與猶太心理學家保羅利的友情。

接著是第三個時期(1883-1900、最終期)，尼采以道德去挑戰基督教。這期間的代表作品為：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1883-1892)

《善惡之上》(1886)

《道德的緣起》(1887)

《華格納個案》(1888)

《偶像的黃昏》(1889)

《敵基督》(1895)\*

《尼采與華格納之爭》(1895)\*

《看這個人》(1908)\*

《權力意志》(1901)\*

\*由其妹替其出版。

因他在《道德的緣起》一書內，就連科學也被他批評：

「自哥白尼以來，人似乎被擱在一個斜坡上，—他越來越快地滾離了中心地位—滾向哪？滾向虛無...所有的科學，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非自然科學—我指的是對認識的自我批判—，現在都開始勸告人放棄他現在保持的自尊，好像這種自尊只不過是一種怪癖...」<sup>12</sup>

1883 年，他以十天時間完成《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第一部)；1888 年，完成「敵基督」後，在他給朋友們的信中可以看出有精神錯亂的徵兆。最後在 1889 年，被送到耶拿大學醫院精神科治療；1900 年尼采在威瑪去世，終年 56 歲。

總結其一生，可找出他因何對基督教敵對的一點端倪。為何尼采的父親是牧師，母親也是出自於牧師家庭，而尼采卻是這樣強烈的反對基督教？其主要原因可能是他認為基督教是毒害德國三大主因之一。<sup>13</sup>但其一生坎坷，對其幼時的信仰不無影響。愛他的父親在他很小的時候就過世了，他是在全部都是女人的家庭中長大。少時開始就常有嚴重頭痛直到年老去世為止。雖然很年青便受聘成為教授，但是他的文章及授課內容常引起很大爭議，上課學生也很少，因此擔任教職並不快樂。三十二歲因病無法再教書，同年亦第一次遭受求婚失敗。其後因不滿華格納的虛偽而與其決裂之後又再求婚失敗，一生寂寞孤單。

### 3. 哲學思想簡介

陳永明在《原來尼采》一書中的分析和評論尼采的思想，他認為尼采的思想主要來自《悲劇的誕生》，書中形容阿波羅和戴安尼修斯分別代表著的靜態的理性精神和激情的創作力，兩者在美學世界是要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但是在現實的世界卻因阿波羅這股理性的動力壓倒了戴安尼修斯的激情的創作力，最後出現美學上的蘇格拉底主義，一切都要變成可以認知、明白、欣賞的

<sup>12</sup> 《道德的緣起》第三卷 22 節。

<sup>13</sup> 《偶像的黃昏》-(德國人缺少什麼)第 2 節：「誰不曾憂傷地沉思過德國精神能是什麼的問題啊！可是，將近一千年來，這個民族卻任意使自己變得愚蠢了，沒有一個地方，歐洲兩大麻醉劑—酒精和基督教—像在這裏這樣罪惡地被濫用。最近竟然又添上了第三樣，單憑這一樣就足以扼殺精神的一切精緻勇敢的敏捷性，這就是音樂，我們的被噎且又噎人的德國音樂。」

藝術，意即把藝術壓抑於理性之下，導致一切希臘式的悲劇都死亡。

在尼采眼中，希臘的悲劇最能使人直悟到真理的表達，因它有很充分的戴安尼修斯精神在內。

尼采不單把這兩個動力觀念放在藝術方面去評論當時的美學現象上，他還以此去評價當時的德國基督教會，當時教會所傳播的上帝，並不像他心目中的上帝，令他十分失望，當時的教會就正像美學上出現的蘇格拉底主義，埋葬了活潑的真理，以致信仰已不能把人向上提升，所以尼采發出了「上帝已死」的論述，說是基督徒把上帝殺死了。

尼采因著「上帝已死」的觀念下，再發展人在沒有上帝的生活裏，人便要成為上帝去管理自己和主宰世界的思想。因為上帝死後，所有終極目標、價值已不存在，人從此以後亦要作永恆的探索來為自己人生終極賦予意義，「超人」的觀念就由此而生；人要不斷的超越自己，不斷的創造，並靠著尼采所謂的「意志」；意志就是人對諸般事物的演繹，使事物變得可以解釋和認知，亦讓人得以明白、欣賞而得到提升，而這種駕控事物的演繹能力，就是「權力」，這權力能控制周遭的事物，克服其他人和影響的力量，就能為自己創造一套價值，並和超越自己再結連一起，再不斷的蛻變。

這就是尼采重要思想的簡單略述，以下我們會就尼采上述的觀念，特別是在他的哲學上對基督教的「破」和「立」，作較詳盡的描述。

#### 4. 尼采之「破」

尼采對基督教的「破」，散見於他多部作品。由於《反基督》<sup>14</sup>一書乃其後期作品，對基督教的攻擊也頗有系統，故此段將主要以《反基督》一書為根據，闡釋尼采眼中的基督教、神、聖經、罪、福音和耶穌，並且他如何詮釋基督教的真正歷史，以及他對基督教的三個指控：

##### 4.1 基督教

在尼采的心目中，基督教裡的道德和宗教，與真實是沒有關係的。除了想像的原因（「上帝」、「靈魂」、「自由」、「精神」、「自由意志」）和想像的結果（「罪惡」、「贖罪」、「神恩」、「懲罰」、「赦罪」）以外，根本一無所有。基督教所講述的，只是想像物之間的接觸（「上帝」、「魔鬼」、「靈魂」）、想像的自然科學（以人類為中心；沒有任何自然原因的觀念）、想像的心理學（只有自我誤解，以宗教道德的語言如「悔改」、「良心譴責」、「魔鬼誘惑」、「上帝的臨近」來解釋愉快或不愉快的感受）和想像的目的論（「上帝的國」、「最後審判」、「永恆生命」）。<sup>15</sup>

##### 4.2 神

尼采認為神的概念是偽造的，就如道德的概念是偽造的一樣。<sup>16</sup>他指出基督教的神是出於一個民族的需要，因為宗教是一種感恩的方式—由於為自己而感恩，人需要一個神。當一個民族興盛的時候，它要為它的歡樂和力量而感恩，故此它需要一個神，成為它感恩的對象。這種神必須能夠救助，也能夠傷害，必須能夠成為朋友，也能夠成為敵人—無論是善是惡，祂都是被崇

<sup>14</sup> 由於《尼采文集：三》中的《反基督徒》（即《敵基督》）只收錄原文 62 節中首 21 節，故文中引述是皆採用尼采的《上帝之死（反基督）》（劉崎譯；臺北：志文出版社，1968 第一版，2004 重排版）（文中稱為《反基督》）

<sup>15</sup> 同上書，頁 77。

<sup>16</sup> 同上書，頁 95。

拜的。罪惡的神和善良的神是一樣的需要的，因為我們的存在，不是全憑容忍和人道主義。<sup>17</sup>不過，他認為聖經所描述的神，從舊約的「以色列之神」到新約的「基督教之神」，是一種神的衰微。<sup>18</sup>在舊約時代，祂代表一個民族的力量、民族靈魂中的進取和對權力的渴求；但自新約之後，當一個民族正毀滅的時候，認識到順服是其生存的條件時，它的神也必須變更了 – 變得懦弱、謙卑、變成人的神。<sup>19</sup>

他又表示，神的概念已成爲了教士手中煽動的工具，把一切幸福解釋爲報償，把一切不幸解釋爲不服從上帝的懲罰，是「罪惡」。教士們設計了一個所謂的「道德世界秩序」，把自然的因果概念倒轉過來。<sup>20</sup>所以，基督教之神的概念，是最墮落的一種，是對生命、自然、生存意志宣告敵意的神；是對現世咒詛、對來世撒謊的公式；將虛無神化、將虛無的意志神聖化。<sup>21</sup>

### 4.3 聖經

教士創造了一套「道德世界秩序」，並稱之爲神的旨意，即人應該做什麼和不做什麼，目的是爲要保障自己的權力。爲了讓神的旨意被知道，便需要一種啓示，於是「聖經」—這偉大的文學上的虛構，便應運而生了。<sup>22</sup>尼采在《道德的緣起》中，並提到舊約與新約的分別，他說要將所有的尊榮歸給舊約，因爲舊約的神是值得尊崇的，而新約的神已經老化了。<sup>23</sup>

### 4.4 罪

違背神的律法，也就是說違背教士的法律，就是所謂的「罪惡」。從心理學觀點看，在教士們所組織的任何社會中，「罪惡」是不可或缺的，因爲這是教士權力的真正把柄；教士靠「罪惡」而活。「上帝寬恕悔改者」的所謂「悔改者」，就是那些服從教士的人。<sup>24</sup>

尼采又認爲，罪與罰的概念是對抗科學的發明，令人感到不應往外看，而應向他自己內部看；人不應小心謹慎的觀察事物以求知，他根本不應觀察，他應該受苦。當一種行爲的自然結果不再是「自然的」，而是由迷信的概念：「上帝」、「神靈」、「靈魂」所產生，是作爲報償、懲罰等「道德」的結果時，則知識的前設便被破壞了，而這是違反人性的最大罪行。所以「罪」是使科學、文化、以及一切使人提升的因素變得不可能的發明。<sup>25</sup>

### 4.5 福音

尼采從心理學出發，認爲當「罪惡」—任何隔間上帝與人之間的距離—被取消了，這便是「福音」。<sup>26</sup>「悔改」與「祈求赦免」都不是達到上帝之道，只有福音的實踐才是走向上帝的途徑，實際上，它就是「上帝」！福音否定了整個猶太教會的理論，包括「罪」、「赦罪」、「信心」、「因信心而被救贖」等概念。不是「信仰」(belief) 將基督徒分別出來，而是一種不同的行爲—基督徒不會用說話或在內心中反抗對他行惡的人；他不會將外來人和本地人、猶太人和非猶太人分類；他

---

<sup>17</sup> 同上書，頁 78-79。

<sup>18</sup> 同上書，頁 81。

<sup>19</sup> 同上書，頁 80。

<sup>20</sup> 同上書，頁 94。

<sup>21</sup> 同上書，頁 82-83。

<sup>22</sup> 同上書，頁 96-97。

<sup>23</sup> 《道德的緣起》第三章 22 節。

<sup>24</sup> 《反基督》，頁 98。

<sup>25</sup> 同上書，頁 142。

<sup>26</sup> 同上書，頁 107。

不會對任何人發怒和輕視任何人，這些所有行爲都是出於一種本能的結果。<sup>27</sup>所以，救贖的心理現實就是在任何境況下都感覺自己「在天堂中」，這是憑一種新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憑一種信仰。<sup>28</sup>對於尼采來說，「天國」是一種內心的狀態，而不是將會臨到地上或死後的事情。<sup>29</sup>

## 4.6 耶穌

救贖主的一生，包括他的生活和死亡，就是福音的實踐。他不需要任何公式和禮儀來與上帝溝通，甚至包括禱告。他知道只有在生活的實踐中，人才會感覺到「神聖」和「幸福」，才會時時感到爲「上帝之兒女」。<sup>30</sup>正如耶穌自己曾教訓人，作爲「福音的帶來者」，他不是「救贖人類」，而是示範人該怎樣生活。<sup>31</sup>

## 4.7 基督教的真正歷史

尼采認爲，「基督教」本身根本就是一個誤解。歷史上曾經只有一個基督徒，就是耶穌，而他已在十字架上被釘死了。「宣傳福音者」已死在十字架上。從那時起，被稱爲「宣傳福音者」的與他所活的是相反的，所以他所宣傳的不是福音，是禍音。透過一種信仰，例如是藉基督而來的救贖，來看見基督徒的特徵，是荒謬的；只有基督徒的行爲，一種死在十字架上者所活的生命，才是基督徒。<sup>32</sup>他又指出，近兩千年來所稱爲基督徒的只是心理上的誤解，雖然人常常提到信心，但卻常常按本能行事。<sup>33</sup>

耶穌的死是在反抗當時的秩序 – 統治的猶太教，不過他的門徒並不了解他的死所示範的對任何憎恨感情的釋放和超越。他們不能明白，他的死在最高意義上是福音性的，是福音的實踐，所以耶穌的死本身就是上帝的國的成就。耶穌的門徒不能接受耶穌曾教導的，每個人都有同等權利成爲上帝的兒女這種福音的概念，爲了報復，他們誇張地提升了耶穌的地位，將耶穌與他們自己分開，稱耶穌爲上帝的兒子；就如猶太人，爲了向他們的敵人報復，曾將他們的神與他們自己分開並將他提升一樣。所以，尼采認爲，獨一的神和獨一神的兒子都是憎恨的產物。<sup>34</sup>

當門徒稱耶穌爲上帝的兒子的時候，便要回答「上帝爲何能容忍耶穌的死？」這荒謬的問題。於是他們找到一個非常荒謬的答案，就是爲了赦罪，上帝犧牲了祂的獨生子。(對尼采來說，這是在最令人反感的和最野蠻的方式下的罪惡的犧牲，因爲無罪者不應爲犯罪者的罪惡而犧牲！)然後，門徒由此再逐步引入「受難和復活」、「審判」、「主再來」這些救贖主的概念。到了保羅，更持著他那「拉比式的傲慢」，把這些概念合理化。尼采甚至認爲，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五章十四節所講的：

「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

是一種宣揚「個人不朽」的無恥的教義。<sup>35</sup>

並且，尼采又宣稱，教會爲了設計了它自己早期的基督教歷史，不惜歪曲以色列歷史，甚

---

<sup>27</sup> 同上書，頁 108。

<sup>28</sup> 同上書，頁 109。

<sup>29</sup> 同上書，頁 113。

<sup>30</sup> 同上書，頁 108。

<sup>31</sup> 同上書，頁 113。

<sup>32</sup> 同上書，頁 118-119。

<sup>33</sup> 同上書，頁 119。

<sup>34</sup> 同上書，頁 122。

<sup>35</sup> 同上書，頁 123。

至歪曲整個人類的歷史，以使它們變成基督教的史前記錄。<sup>36</sup>

## 4.8 對基督教的指控

### 4.8.1 剝奪生命力的憐憫

對尼采來說，凡增強人類力量感的東西都是善，凡來自軟弱的東西都是惡。而因為基督教主動的憐憫一切失敗者和軟弱者，所以是有害的。<sup>37</sup>基督教又把一切與堅強生活本能相矛盾的加以理想化以自保，教人相信精神的最高價值是有罪的東西。<sup>38</sup>

基督教被稱為憐憫的宗教，憐憫與那些提高人活力和使人奮發的情緒相反。當人感到可憐的時候，他的力量便被剝奪了。這種由苦痛所加於生活上的力量之喪失又進一步的為憐憫所增加和擴大了，故此憐憫使痛苦蔓延。<sup>39</sup>

此外，憐憫阻礙了發展律和淘汰律，保存行將毀滅的東西，使各種失敗的人繼續存在，因而賦生命本身以黯淡和可疑的一面，也是助長頹廢的主要工具。<sup>40</sup>

憐憫使人相信「虛無」(nothingness)。但人不會說「虛無」兩個字，而是說「超越」(beyond)、「上帝」、「真實的生命」、涅槃、拯救、幸福等字眼。<sup>41</sup>

### 4.8.2 基督徒的虛偽

神學家、教士、教皇所說的每一句話，不但是錯誤的，而且是謊言。但他們不再是出於「天真」或「無知」而任意說謊，因為教士和任何人一樣知道不再有「上帝」、「罪人」、「救贖主」。故此，對尼采來說，「自由意志」、「道德世界秩序」等都是謊言。

尼采形容教士是最危險的一種寄生蟲，是生命的毒蜘蛛，而「來生」、「最後審判」、「靈魂不朽」等概念均是刑具，是教士藉以使自己永遠為主人的殘酷方法。<sup>42</sup>

### 4.8.3 奴隸道德

尼采認為基督教的道德是一種並不可取的奴隸道德，基督教不單散播奴隸道德，<sup>43</sup>還把奴隸道德推到高峰；<sup>44</sup>爲了要「破」基督教的奴隸道德，尼采特別「立」下他的「主人道德」。在下文(6.2)，我們會對此兩種「道德」作出詳細介紹及比較。

## 5. 分水嶺——「上帝已死」

在認識尼采思想，「上帝已死」可算為其思想最重要一環；有些人認為尼采的「上帝已死」理論是證明尼采的「無神論」，表明其對宗教信仰的立場，這未免誤會了尼采真正想表達的意思。

---

<sup>36</sup> 同上書，頁 125。

<sup>37</sup> 同上書，頁 61。

<sup>38</sup> 同上書，頁 63。

<sup>39</sup> 同上書，頁 65。

<sup>40</sup> 同上。

<sup>41</sup> 同上書，頁 66。

<sup>42</sup> 同上書，頁 117。

<sup>43</sup> 陳永明：《原來尼采》，頁 69。

<sup>44</sup> 陳永明：《原來尼采》，頁 67。

我們試從其作品了解其對「上帝」的看法。在他的作品中，尼采不只一次提及「上帝之死」，但他的用意不是要「宣判」「上帝之死」而是「宣佈」「上帝之死」。在他的作品中，第一次提及「上帝之死」是在《輕快的科學》。<sup>45</sup>

在這段文章中，尼采從一個瘋子口中「宣佈」（不是「宣判」）「上帝之死」。他的用意是「上帝」已死，只是「正常」的人沒有發現，唯有一個瘋子，一個「不正常」的人，他起初的時候以為「我找到上帝了！」但最後由於「四周的人均不信上帝」，而他不知「上帝到那裡去了？」而宣佈「上帝死了！上帝真的死了！是我們殺害了他！」在尼采的描述中，我們不會感到他對「上帝之死」有絲毫高興，反而我們會因此不再受保護：「如何能將海水吸光」、「地球移離太陽」...及失去方向：「我們又將移往何方」、「我們通過無際的空無時不會迷失嗎」...這都顯示到尼采是不以為「上帝之死」是一件好事。但奈何「四周的人均不信上帝」，雖然他們說信有神，稱自己為基督教徒，但內心之處及表現之中，他們是「不信上帝」，在他們心中上帝早已死了，正確些是他們殺了上帝，尼采稱他們為「最醜陋者」<sup>46</sup>。「上帝已被我們殺死！」正常人是不能察覺，唯有不正常的人才能察覺。這種口說相信上帝，但心裡否定的虛偽心態及表現便引來人類的不住墮落，故此有神觀念已不能發揮作用，我們只有面對現實，重新生活，「宣佈」上帝已死，「自身成為上帝」，「就算只是感覺彷彿（也）值得一試」，說不定「我們的後人將生活在一個前所未有的更高尚的歷史之中！」故此我們清楚看到的是尼采要破的不是「上帝」，他要破是那種說信上帝，但卻把上帝殺死的人。為了幫助人類提昇，他一定要立這「上帝已死」的理論，故此「上帝已死」可說是他要「破」及「立」的分水嶺。

## 6. 尼采的「立」

尼采要「破」的是尼采眼中虛偽的基督教徒及其信仰，故他要立的也是相應他認識的基督教觀點而建構的，他要立的包括「虛無主義」、「重估道德價值」、「超人學說」、「權力意志」、「永

<sup>45</sup> 《輕快的科學》第一二六節瘋子篇：

「你是否聽說過，有一個瘋子大清早手持提燈，跑到菜市場，不斷地大喊：“我找到上帝了！我找到上帝了！”由於四周的人均不信上帝，遂引起一陣騷動；怎麼搞的！他失魂了嗎？其中一個說道。他是不是走錯路了？另一個說。還是他迷失了自己？他害怕我們嗎？他在夢遊嗎？人們議論紛紛，哄然大笑。這個瘋子突然闖進人群之中，並張大雙眼瞪著大家。

“上帝到那裡去了？”他大聲喊叫，“我老實對你們說，我們殺了他——你和我！我們都是兇手！但我們是如何犯下這件案子呢？我們又如何能將海水吸光？是誰給我們海綿而將地平線拭掉？當我們把地球移離太陽照耀的距離之外時又該怎麼辦？它現在移往何方？我們又將移往何方？要遠離整個太陽系嗎？難道我不是在朝前後左右各個方向趕嗎？當我們通過無際的空無時不會迷失嗎？難道沒有寬闊的空間可讓我們呼吸與休息嗎？那兒不會更冷嗎？是否黑夜不會永遠降臨且日益黯淡？我們不必在清晨點亮提燈嗎？難道我們聽到那正在埋葬上帝的挖掘墳穴者吵嚷的聲音嗎？難道我們沒有嗅到神的腐臭嗎？——即使連上帝也會腐壞！

上帝死了！上帝真的死了！是我們殺害了他！我們將何以自解，最殘忍的兇手？曾經是這塊土地上最神聖與萬能的他如今已倒臥在我們的刀下，有誰能洗清我們身上的血跡？有什麼水能清洗我們自身？我們應該舉辦什麼樣的祭典和莊嚴的廟會呢？難道這場面不會對我們顯得太過於隆重了嗎？難道我們不能使自身成為上帝，就算只是感覺仿佛值得一試？再也沒有比這件事更為偉大的了——而因此之故，我們的後人將生活在一個前所未有的更高尚的歷史之中！」

<sup>46</sup>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第八卷（最醜陋的人）篇：「“我很知道，”他說，帶著一種鈍濁的聲音，“你是上帝之刺殺者！讓我走罷。你最醜陋者喲，誰看見你，透徹地看見你，那使你難堪，你對這種見證人復仇！”」

恆的回轉」。讓我們對此一一探討，看其與基督教的關係。

## 6.1 虛無主義

尼采認為「生命面臨最高價值的時候是絕對沒有支持的」<sup>47</sup>，但信仰卻為此訂立為事物真相或者具體的道德價值，但這都不是真實的，故這都是「虛無主義」，其結果是「最高價值自行貶值。沒有目的。沒有對目的的回答。」<sup>48</sup>尼采認為基督教是消極<sup>49</sup>及極端的「虛無主義」，他對這「虛無主義」的評語為：

「什麼是信仰？它是怎樣產生的？任何信仰都自以為真實。虛無主義的極端形式認為：任何信仰，任何自以為真實的行為一定是謬誤。因為，根本就沒有真實的世界。這就是說：這樣的世界乃是源於我們頭腦的遠景式假像（因為我們一直離不開一個嚴謹的、壓縮的、簡化的世界）。

——這是力的標準，要想不毀滅，就要儘量承認表面性，承認撒謊是必然的。在這個意義上說，虛無主義否定了真實的世界、存在和神聖的思維方式。」<sup>50</sup>

## 6.2 重估道德價值

在認定了基督教為「虛無主義」之後，尼采必須要另立標準，重估一切的道德價值，特別是基督教的道德價值，事實上尼采認為我們一生也要「重估道德價值」，這也是尼采最後著作《權力意志》一書的副題。

如前文所述(4.8.3)，為了處理重估道德價值相應他所破的基督教道德，尼采把道德分為他所標榜的「主人道德」及基督教的「奴隸道德」。<sup>51</sup>

要明白什麼是尼采所指的奴隸道德，便需首先明白什麼是他所指的主人道德。當人看到別人有他們所沒有的權益，他們便攫取，以至起碼能與別人平分春色。這種心態是是進取的，是「凱旋式的自我肯定」<sup>52</sup>和自我提升的，是一種，這是高貴、獨立、理性，並使人能夠得到權力控制周遭環境；「主人道德」好壞標準也已強者為標準：強者好、弱者壞；「它們的積極的概念則是徹底地滲透於生命和熱情的基本概念」。<sup>53</sup>故此為了達到成為強者，甚至可採用謊言。<sup>54</sup>不過這種精

<sup>47</sup> 《權力意志》第3節。

<sup>48</sup> 同上書，第2節。

<sup>49</sup> 同上書，第22、23節尼采定義何謂消及積極的虛無主義。

<sup>50</sup> 同上書，第15節。

<sup>51</sup> 《道德的緣起》第一卷10節，可總結尼采對這兩種道德的評述：

「所有高貴的道德都產生於一種凱旋式的自我肯定，而奴隸道德則起始於對“外界”，對“他人”，對“非我”的否定：這種否定就是奴隸道德的創造性行動。這種從反方向尋求確定價值的行動——值得注意的是，這是向外界而不是向自身方向尋求價值——這就是一種怨恨：奴隸道德的形成總是先需要一個對立的外部環境，從物理學的角度講，它需要外界刺激才能出場，這種行動從本質上說是對外界的反應。高貴的價值評定方式則相反；這些價值是自發地產生和發展的，它只是為了更心安理得、更興高采烈地肯定自己才去尋找其對立面。它們的消極的概念如“低賤”、“平庸”、“壞”都是在與它們的積極的概念相比較後產生的模糊的對照，而它們的積極的概念則是徹底地滲透於生命和熱情的基本概念：“我們是高貴者，是好人；我們是美的、是幸福的。”」。

<sup>52</sup> 同上。

<sup>53</sup> 同上。

<sup>54</sup> 《權力意志》第853節：「…要想通過這種現實性和“真理”達到勝利之目的，我們就離不開謊言，因為這是出於求生存的目的…出於求生存的目的就需要謊言…」

神，並不是人人都敢採取的。有些人生來便是怯懦的，沒有勇猛的奮鬥精神。然而人性卻是不甘下流的，他們見到別人的好，當然戀慕，但又缺乏爭取的勇氣，只好背地裡暗暗的欽羨，這種欽羨漸漸地便化成了忌恨。因為忌恨心態，這種人慢慢演化出另一種對好與壞的理解—另一套的道德，也就是奴隸道德了，這種道德是起始於對「外界（他人）」。

以下是尼采對奴隸道德的描述：

「如果凌辱、壓迫、痛苦、奴役、不由自主和厭倦都已經道德化了，那麼對它們作道德評判的共同標準是甚麼？...相反，那些減輕人們痛苦的品質卻受到重視和尊敬；正是在這裡，同情、仁慈、助人為樂、熱心腸、容忍、勤奮、謙卑和友好獲得了敬重。因為這些是最有用的品質，而且幾乎就是人們維持生存唯一手段。奴隸的道德本質上都是實用的道德。」<sup>55</sup>

而尼采認為，基督教把奴隸道德推到高峰，而且還為奴隸道德添了兩個要素，令奴隸道德更加吸引，就是公平的上帝和將來最後的審判，再加上永恆的盼望<sup>56</sup>

上帝是保證那些被欺壓者在將來的審判會得到公平的待遇，而永恆是保證這個「公平的最後審判」遲早一定會發生。可是正正從這兩種保證，尼采指出基督教的這些所謂美德—憐恤、寬容、忍耐、順服都只是懦弱的等候，等候那些他們自己不敢，也不能的大復仇的來臨，或者說，這些所謂美德本身沒有價值，只是購買將來福樂的手段和代價。這些等候最是要不得，因為除了懦弱，更是虛偽。他們所等候的恰恰就是這些美德的相反，最終希冀的不是憐憫而是報復，不是寬容，而是苛刻的懲罰，這正正就是一般基督徒的深層心理。<sup>57</sup>

基督教散播奴隸道德，雖然說是同情弱者，其實只是為弱者製造了忍受的藉口，令他們甘居下流。而這些藉口—所謂忍耐、愛仇敵等美德，鑽到背後，便可發現只是美麗的面具，隱藏著的是無比的忌恨。把它變成美德，只不過是為這些醜惡披上美麗的外衣而已。<sup>58</sup>基督教，因為軟弱不能改變環境，唯有將謙虛、忍耐、慈悲、柔弱、同情、憐憫、知足等基督教認為的美德看為“善”，這其實都是虛偽，尼采特別引用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所敬重的

「湯瑪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偉大的教師和聖人，來為我們證實一下吧，他用羊羔般溫柔的口吻說道：“享福總比受罰能給人更大的快樂。同樣，在天國裏，人們會因為親眼看見惡人受罰而感到快樂。”」<sup>59</sup>

接著他列舉特土良，他也是因為「奴隸道德」沒法面對逼迫，唯有口裡仁慈，但骨子裡卻滿是仇恨：

「這兒有一位成功的神父(特土良 Tertullian 160-220AD) ...激烈地寫道：“...在那最後的永恆終審日...可是那一日的奇跡將會是多麼宏大，多麼廣闊！那種景象將會使我驚訝，我將會怎樣地大笑，歡樂，狂喜啊！我將會看到那些國王們，那些據稱是偉大的國王們，和丘比特一道，和那些在黑暗的深淵中呻吟著的、接到升天通知的人們一道在天堂受到歡迎！我還將看到那些褻瀆了耶穌的名字的地方行政官們在

<sup>55</sup> 《超越善惡》IX 第 260 節（由於尼采文集並沒有收錄《超越善惡》，故此節錄是採用尼采的《論道德的譜系；善惡之彼岸》）（謝地坤，宋祖良，劉桂環譯；桂林市：漓江出版社，2000）。

<sup>56</sup> 陳永明：《原來尼采》，頁 67。

<sup>57</sup> 同上書，頁 67。

<sup>58</sup> 同上書，頁 69。

<sup>59</sup> 《道德的緣起》第一卷 15 節。

火焰中熔化，那火焰比他們出於對基督徒的仇恨而點燃的火焰還要熾熱...」<sup>60</sup>

爲了證實他的看法，尼采甚至引用聖經中的馬太福音 10:14-15 指出「奴隸道德」的忌恨及復仇心態，<sup>61</sup>和引用馬太福音 5:46-47，<sup>62</sup>指其渲染「奴隸道德」之貪賞賜而又硬說自己是爲他人不爲自己的虛偽心態。

### 6.3 超人 (Overman) 學說

當否定了基督教的道德價值及提出自己的主人價值，尼采提出超人學說，爲人生定下目標，以取代基督徒以「天堂」爲目標。尼采認爲基督徒是避世，所盼望的只是將來的獎賞，但超人卻是現實的，爲「存在」帶出意義：「超人是大地（存在）的意義，地球的意義就是要等待超人的出現。」<sup>63</sup>超人是實在的，我們只是等待其出現，就如上文所說我們可以成爲上帝，同樣我們也可成爲超人：「人是動物與超人之間的過渡性物種，超人是物種進化的最終目的，也是人存在的目的與意義...」<sup>64</sup>雖然尼采並不認同達爾文的進化論，<sup>65</sup>但這裡尼采是受進化論影響，認爲人是可以「超越(over)」成爲超人。「人類是一根繫在獸與超人間的軟索——一根懸在深谷上的軟索。」<sup>66</sup>在這個過程中（一根軟索），如不小心經過的便會墮下深谷。英文把德文的原文譯作 Overman，這最能表達尼采超越(over)的意思。人的目標便是不斷超越，成爲超人。

### 6.4 永恆的回轉

對於基督教的預定論(Determinism)，在某程度尼采也接受，人生就如希臘神話中西西弗斯(Sisyphos)的故事，但人生是否便這樣與命運做永恆的對抗？作爲一個強者，他試圖以「永恆的回轉」來解決這問題，在他的作品中，「永恆的回轉」的概念第一次出現是在《輕快的科學》。<sup>67</sup>

雖然「人生...不斷重演，絕無任何新鮮之處...結局也都一樣...」但我們不能「就想這樣一成不變地因循苟且下去...」我們應該「追求比這最後之永恆所認定的更強烈的東西」。但如何突破呢？尼采提出用意志去創造未來：

「如同，一個詩人，一個解謎者，一個偶然之救濟者，我教他們創造未來，我教他們在這樣的創造之中救濟了過去。救濟人類的過去，改變了一切“它已如此”，直到

<sup>60</sup> 同上。

<sup>61</sup> 馬太福音 10:14-15：「凡不接待你們、不聽你們話的人，你們離開那家，或是那城的時候，就把腳上的塵土跺下去。我實在告訴你們，當審判的日子，所多瑪和蛾摩拉所受的，比那城還容易受呢！」

<sup>62</sup> 馬太福音 5:46-47：「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甚麼賞賜呢？就是稅吏不也是這樣行嗎？你們若單請你弟兄的安，比人有甚麼長處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這樣行嗎？」

<sup>63</sup>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第一卷 4 節。

<sup>64</sup> 同上書，第一卷 4 節

<sup>65</sup> 「人類並不代表一種趨向於我們今天所了解的意義下所謂更好或更強或更高的東西的發展...」見《反基督》，頁 62。

<sup>66</sup>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第一卷 4 節。

<sup>67</sup> 《輕快的科學》第 341 節—（最沉重的負荷）：「假如有個惡魔在某日或某夜闖入你十分孤獨的寂寞中，且對你說：“人生便是你目前所過、或往昔所過的生活，將來仍將不斷重演，絕無任何新鮮之處。然而，每一樣痛苦、歡樂、念頭、歎息，以及生活中許多大小無法言傳的事情皆會再度重現，而所有的結局也都一樣——同樣的月夜、枯樹和蜘蛛，同樣的這個時刻以及我。那存在的永恆之沙漏將不斷地反復轉動，而你在沙漏的眼中只不過是一粒灰塵罷了！”那個惡魔竟敢如此胡說八道，難道你不咬牙切齒地詛咒他？還是，若在以前的話，你也許會回答他：“你真是一個神，我從未聽過如此神聖的道理！”假如這種想法得逞，那麼你就會被它改造，甚至被輾得粉碎。一切的癥結端在於“你是否就想這樣一成不變地因循苟且下去？”這個問題對你是一個重擔！或者，你寧願安于自己和人生的現狀，而放棄去追求比這最後之永恆所認定的更強烈的東西呢？」

意志說：“但我願意它如是！我將願它如是！”<sup>68</sup>

因為意志是創造性，雖然一切「已如是」...「但是我曾要它如是！—除非創造性的意志補說：‘但是我要它如是！我將要它如是！’<sup>69</sup>尼采這裡有沒有矛盾呢？他一方面認同人生是重複的，結果也都一樣，但另一方面我們卻可用意志創造未來。其實尼采認為即使一切不斷重現，但憑著意志，我們仍可照自己意思，達到一定的創造性，就如同一個劇本，一個好的演員可用他的創造力去演繹，同一首琴譜，一位出色的鋼琴家能把它彈奏得出神入化，故人生不一定是無奈，最主要是懂得運用意志，這便帶出尼采為回應基督教的最後理論—權力意志。

## 6.5 權力意志

尼采認為，我們可靠著意志即自己的生命力量提昇自己，超越自我：「有一件事是不可缺少的，那就是：人應當作到自己滿意。」<sup>70</sup>「作到自己滿意」就是這種意志，而人不能忍受對自己的不滿，而應對自己不斷「重新評估價值」，這便是權力意志，這個權力(power)，英文可解作權力或力量，原文(Macht)是表示充滿活力的或智力的能量才能，並不一定單指權力，卡夫曼(Kaufmann, Walter Arnold)嘗試指出很多人因這權力一詞的誤解，而以爲權力意志是指怎樣追求權力，事實上尼采是指怎樣用意志，得著生命的力量<sup>71</sup>，而這種意志在於對生命不斷「估價」，這便是「創造」<sup>72</sup>，這便是「權力意志」，上文已指出《權力意志》一書的副題便是「重估道德價值」，這便清楚看出尼采的所謂「權力意志」實指甚麼。同時由於，不住估價，生命便會隨之改變，正如尼采認為精神有三種改變：

「我告訴你們精神的三種變形：精神如何變成駱駝，駱駝如何變成獅子，最後獅子如何變成小孩。」<sup>73</sup>

駱駝是代表負著重擔及堅忍的形象，獅子是充滿力量，勇於接受挑戰，而小孩是一個新的開始，沒有受之前記憶及價值影響，滿有創造力，故「權力意志」可助我們先變成能負重擔，再得力接受挑戰，最後滿有創造力，而尼采的救世論便藉此達到人的目標—成爲超人。

## 7. 對其敵意的回應

無可否認，我們從尼采的作品中，表面看來，他對基督教是懷著敵意，他更以“敵基督”自稱。對其敵意我們應該如何回應呢？而他是否真的與我們所信爲敵呢？我們試從其基本思想，探討與他對話的地方，從而看出他不單不是與我們爲敵，甚至基督教的信仰可幫助尼采到達他嚮往但卻未能達到的境界。

### 7.1 「原來」尼采 對「工具」尼采

由於表面看來尼采是反對基督教，再加上如上文所述，他的作品多是寓言式或箴言式語句，

<sup>68</sup>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第七卷 3 節。

<sup>69</sup> 同上書，第四卷贖救篇。

<sup>70</sup> 《輕快的科學》第 290 節。

<sup>71</sup> Walter Arnold Kaufmann. *Nietzsche : Philosopher, Psychologist, Antichrist* (4th e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78-207.

<sup>72</sup>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第三卷一千零一個目的篇- 這樣形容估價：「估價便是創造：你們這些創造者，聽吧！估價便是一切被估價之物中的珍寶。估價，然後有價值：沒有估價，生存之核桃只是一個空殼。你們這些創造者，聽吧！」

<sup>73</sup> 同上書，第一卷三種變形篇。

他的真正思想很易給人誤會；很多人認為尼采是「無神論」的表表者，他創立一套人可創造未來而不需要有神幫助的方法，相應達爾文那套解釋人類來源而不需要有神創造的方法；故此無論人從那裡來、到那處去，也不需有神，很多反對基督教的，便借尼采作為他們的「工具」－我們稱之為「工具」尼采，其中有何永坤<sup>74</sup>、印順<sup>75</sup>及陳鼓應<sup>76</sup>等。另一方面，很多人卻嘗試找出「原來」尼采，並得出結論，認為他並不是在反對「有神論」，其中有陳永明<sup>77</sup>。而在發掘「原來」尼采最成功的可算是卡夫曼<sup>78</sup>，他把尼采多部著作譯成英文，而在研究尼采思想而分成「前卡夫曼時期」及「後卡夫曼時期」。本段嘗試用「原來」尼采的思想，批評「工具」尼采評擊基督教的三個弱點。

「原來」尼采是阿波羅精神與戴安尼修斯精神並重，前文提及阿波羅（日神）精神是代表夢幻，一切的現象，它是美麗但卻未必真實，至於戴安尼修斯（酒神）精神代表一切真實的本體。這就如康德所指的「表象世界(Phenomenal World)」和「真實(本體)世界(Noumenal World)」<sup>79</sup>或物自身(things-in-itself) 和現象(phenomena)。<sup>80</sup>雖然尼采並不認同康德的思想，但從他一直提出我們應該「阿波羅精神」與「戴安尼修斯精神」並重推斷，他是認為「表象世界」和「真實(本體)世界」是一樣重要的。可惜從他評擊基督教當中，如對評擊教士、基督徒表現，在在反映出他只注重「表象世界」，忽略「真實(本體)世界」，他只就所觀察到的片面而未能看到事物的全面便作出結論。這是「工具」尼采評擊基督教的第一個弱點。

「原來」尼采認為尋找真理比擁有真理重要，如他大大讚賞萊森是一位「最誠實的理論家」是因他「說他關心真理之探索甚於關心真理本身」<sup>81</sup>，故他對基督教應抱開放態度，但奈何「工具」尼采，卻相反地引來另外兩個弱點。「工具」尼采第二個弱點便是先有結論，再選擇性找證明。尼采已認定德國以致全歐洲的墮落是由基督教而起<sup>82</sup>，故此他反對基督教已「不再是理性」<sup>83</sup>。這同時帶出他批評基督教的第三個弱點：沒有細讀聖經。雖然他批評基督教，但在他所有作品中所引用的聖經只是局限於馬太福音，馬可福音及哥林多前書，很令人懷疑他曾否仔細讀過其他經文，而他自己亦承認「上帝、靈魂不死、拯救、彼岸，這些東西都屬於概念，我可沒有為它們浪費時間。」<sup>84</sup>

## 7.2 明白其反對原因

為甚麼尼采認為人類墮落的主要原因是基督教？若細加分析他的作品，不難找出其原因。原因之一是基督教的神不合尼采要求，尼采認為基督教的神已老了，同情及憐憫把他變成不可接受；原因之二是基督教的道德（奴隸道德）不合他的標準；而最後的原因是基督教的信徒都是口

<sup>74</sup> 何永坤在其反基督教作品《瞧！這個基督教》（香港：田園書屋，1992）借用了尼采的《瞧！這個人》在此書的書後話，何永坤清楚表明這書名是因尼采而誘發，雖然內容中他沒有再引用尼采。

<sup>75</sup> 印順在其文章《上帝愛世人？》（海潮音四四卷七-八期，1963）中描述基督徒的奴隸表現，很能表現他深受尼采的「奴隸道德」影響。

<sup>76</sup> 陳鼓應的《尼采新論》直接地以尼采思想評擊基督教。

<sup>77</sup> 陳永明：《原來尼采》。

<sup>78</sup> Walter Arnold Kaufmann. *Nietzsche : Philosopher, Psychologist, Antichrist* (4th e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sup>79</sup> Allen W. Wood, "A Lawful Revolution and a Coming of Age in Metaphysics" in Jorge J. E. Gracia, Gregory M. Reichberg and Bernard N. Schumacher (ed.). *The Classics of Western Philosophy: A Reader's Guide*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3), pp. 326-345.

<sup>80</sup> 楊慶球：《神學的哲學基礎》（香港：天道書樓有限公司，2004），頁 214。

<sup>81</sup> 《悲劇的誕生》第 15 節。

<sup>82</sup> 如前文(2.2)引用尼采在《偶像的黃昏》(德國人缺少什麼)第 2 節中指出基督教是德國以致全歐洲三大毒害之一。

<sup>83</sup> 《輕快的科學》第 127 節。

<sup>84</sup> 《看這個人》(我為甚麼這樣聰明)第 1 節。

是心非，表裡不一的偽君子。若我們了解前文提及「工具」尼采的三個弱點，便可指出這三個原因都是尼采對基督教的誤會。況且這三個原因尼采均以自己作為標準，就像那些叫耶穌「從十字架上下來吧」<sup>85</sup>的百姓，他們想要的是一位征服者，而不是一隻死的羔羊，把自己的標準凌駕真理，當然尋不著上帝。

### 7.3 解釋對基督教的誤解

明白了尼采思想方法的疑點及其反對基督教的原因，我們便很容易解釋其對基督教的誤解，由於篇幅所限，我們只嘗試解釋他三個主要的誤解。

#### 7.3.1 聖經中的奴隸道德：愛復仇、貪獎賞

若不斷章取義看馬太福音 10:14-15，便知道耶穌教導門徒咒詛那些「凡不接待你們、不聽你們話的人」，並沒有「復仇」的心態，主耶穌只是警告那些人拒絕福音的後果；亦說明出接受福音的重要性。至於馬太福音 5:46-47 所提及的賞賜，如其他聖經中神為信徒所預備的賞賜一樣是有別於地上物質可朽壞的賞賜。<sup>86</sup>這也正好證明基督徒是有上進心的。

#### 7.3.2 基督教是否出世與禁慾

當然，在那時還是有許多的基督徒非常虔誠，但尼采認為這些基督徒都傾向過著出世及禁慾的生活，但若尼采多看聖經便清楚明白基督教並不是出世與禁慾。就試讀尼采批評最狠的「基督教的主宰：猶太教（保羅）」<sup>87</sup>，他所寫的歌羅西書 2:20-21 上：

「你們若是與基督同死、脫離了世上的小學、為甚麼仍像在世俗中活著...」

這句看似是要信徒脫離世俗，尼采可能估計保羅接下去應教導信徒禁慾—這是尼采心裡認為的「出世」，但聖經中脫離世俗不是這個意思，因保羅接著在解釋甚麼是世俗，世俗是「...服從那不可拿、不可嘗、不可摸、等類的規條呢。」<sup>88</sup>保羅繼續指出克己禁慾的規條是「毫無功效」<sup>89</sup>。若尼採用「原來」尼采的探究方法，他便會認同聖經的教導，而主耶穌教導也不是避世的<sup>90</sup>。

#### 7.3.3 上帝已衰微

尼采認為「從“以色列之神”到“基督教之神”是一種神的衰微。」<sup>91</sup>上帝已經變得只懂同情、憐憫這些「奴隸道德」，他已老了，並且死了。但聖經裡的上帝是一致的，即使在新約，神也是恩慈與嚴厲：「可見 神的恩慈和嚴厲，向那跌倒的人是嚴厲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長久在他的恩慈裏，不然，你也要被砍下來。」<sup>92</sup>，新約聖經多處也說明上帝不單是寬容，祂也會責備與管教<sup>93</sup>；再一次印證尼采對聖經及上帝也有誤解。

### 7.4 與尼采結交為友

---

<sup>85</sup> 馬可福音 15 章 30。

<sup>86</sup> 如彼得前書 1:4。

<sup>87</sup> 《權力意志》第 214 節。

<sup>88</sup> 歌羅西書 2:20-21 下。

<sup>89</sup> 歌羅西書 2:22-23。

<sup>90</sup> 彼得信(Frederick S. Peterson)在他的文章中列舉多個例證明主耶穌教導我們在世上生活“Strange Bedfellows: Nietzsche and Jesus Reconciled”, 15 December 1994. (<http://InfoNectar.Com/nietzsche/nietgod.htm>).

<sup>91</sup> 《反基督》頁 81。

<sup>92</sup> 羅馬書 11:22。

<sup>93</sup> 如希伯來書 12:5-10 及 12:11-13。

事實尼采可以作為我們的朋友，我們知道他反對基督教並不是因為不願離罪，雖然他是有一點驕傲，但整體他是誠懇地想為人類找出一個不再墮落的方法，而他認定基督教是主要關鍵，故此便要對其攻擊，事實上，他對基督教的攻擊是沒有私怨，因為「認真的基督徒總是對我表示友善」<sup>94</sup>，而他認為「...攻擊是嘉許的證明，有時也是感激的證明」<sup>95</sup>。而且尼采對基督徒的觀察雖然流於片面，但肯定是基督教中實在也有不少虛偽的信徒，雖然真誠的信徒也有很多。尼采觀察到德國基督徒的現象，便如祁克果(Søren Kierkegaard) (1813-1855)所觀察到的丹麥教會。祁克果是位虔誠的信徒，但他卻十分不滿當時的基督教界<sup>96</sup>，他曾這樣寫道：「Christendom 是精心策劃，目的是要用幾百萬人把弄得神頭昏腦脹，以致祂不知自己被騙：原來幾百萬人中竟然沒有一個基督徒...」<sup>97</sup>，又認為基督徒以為上帝是「傻子」<sup>98</sup>，他甚至指出基督教根本不存在！<sup>99</sup>這些指控跟尼采眼中的基督徒沒有甚麼分別，顯明基督教界裡充斥著不少虛偽的信徒；要知道教會並不是一個「聖人展覽所」，而是一個「滿是罪人的醫院」，而主耶穌亦明言：「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國；」<sup>100</sup>而且「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sup>101</sup>在教會裡也有不少「稗子（假信徒）」。<sup>102</sup>故此我們不應以尼采為敵，反之因他的攻擊，我們要像祈克果那樣，好好檢討自己，不要作一個虛偽的基督徒。因此著名基督徒作家楊腓力(Philip Yancey)便曾寫下一篇文章贊同尼采的看法並叫基督徒好好反省<sup>103</sup>；域士費爾(Merold Westphal)甚至稱尼采為一神學家，他的作品可作為神學考究資源<sup>104</sup>，而路碧芝(Louis A Ruprecht, Jr)亦認為研究尼采勇敢地探討一些信徒也不敢碰的神學問題，閱讀尼采作品，可幫助我們更認識神及了解何謂善及真理而不會變成反道德<sup>105</sup>；陳永明更指出尼采對主耶穌十分敬仰<sup>106</sup>，故此尼采所「敵」的只是虛偽及不認真的基督徒，我們實可與他為友。

## 7.5 到達尼采不能達到的境界

上文提及尼采嘗試建立一個不需要有上帝而能「救世」的系統，但正由於他沒有跟上帝連上關係，以致他的系統只會成為真正的虛無主義，而他自己亦承受不了那種「權力意志」，最後成不了超人，反而成了瘋子。

如他為了回應基督教的奴隸道德，而建立的主人道德，但卻未能解釋初期教會為何能夠以奴隸道德這種「他向」，「逃避」，「忍讓」的標準，在作為一群受壓迫的信徒的身份下，使基督教

<sup>94</sup> 《看這個人》第一卷7節。

<sup>95</sup> 同上，第一卷7節。

<sup>96</sup> 祁克果稱“基督教界”為“Christendom”，他給這詞語的定義為“基督教國家(a Christian state)”，“基督教之地(a Christian land)”或“基督教世界(a Christian world)” Kierkegaard, Soren, *Kierkegaard's attack upon "Christendom"*,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Walter Lowri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p.139.

<sup>97</sup> Ibid., p.127.

<sup>98</sup> Ibid., p.149.

<sup>99</sup> Ibid., p.191.

<sup>100</sup> 馬太福音 7:22

<sup>101</sup> 馬太福音 7:14

<sup>102</sup> 參馬太福音 13:24-30

<sup>103</sup> Yancey, Philip, "Nietzsche Was Right" *Books & Culture*, Vol.4 No.1 (January/February 1998).

<sup>104</sup> Westphal, Merold, "Nietzsche as a Theological Resource" *Modern Theology* 13 Apr 1997, p 213-226.

<sup>105</sup> Ruprecht, Louis A, Jr, "Nietzsche, The Death of God, And Truth, or Why I Still Like Reading Nietzsc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Vol. 65 Fall 1997, p 573-585.

<sup>106</sup> 陳永明：《原來尼采》頁 197-200。

成爲世界的宗教，單用「統治者和統治階級的墮落」來解釋基督教的興旺<sup>107</sup>，是很難自圓其說。

「權力意志」所要求的不住重估價值，成爲創造，事實上聖經也教導我們要「心意更新而變化」，聖經更補充一句要我們「不要效法這個世界」，這不正是「三種精神轉變」中最後一種「轉變」的境界，成爲「小孩子」般「沒有預設」，「一切成新」嗎？尼采若多讀聖經便不難發現，聖經也要求我們成爲小孩子般單純，才能更明白天國的道理。<sup>108</sup>至於是否單靠「權力意志」就能成爲「超人」，尼采的生命正告訴我們這是不可能，因聖經告訴我們：「我也知道、在我裏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sup>109</sup>並且「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sup>110</sup>最後只會承擔不必要的壓力，成爲瘋子。超人已經來了，他就是我們的主耶穌，並且祂能幫助我們成爲超人，因爲聖經告訴我們：「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sup>111</sup>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sup>112</sup>基督徒並不是消極不進取，主耶穌對我們的要求是：「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sup>113</sup>，當中的「盡」字，正好解釋爲基督徒的「權力意志」。若採用尼采「虛無主義」的定義來看他的「救世」系統，這「救世」系統才是真正的「虛無主義」，因當中是以尼采的標準作基本，這是站不住腳的；前文已提及他思想方法的弱點，而他自己更成爲一個失敗的例子。傳道者在傳道書也和尼采「永恆的回轉」一樣，認爲「我見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都是虛空、都是捕風。」<sup>114</sup>並且「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sup>115</sup>但這一切若能與神連上關係，一切便變得更有意義。<sup>116</sup>

尼采一直只關注「上帝已死」的問題，對於主耶穌的復活，他只是簡單地認爲「他就是那個被信徒們秘密偷走的人，所以人們說他已經升天了...」<sup>117</sup>其實以尼采的智慧，他怎會相信，耶穌那些怕得要死的門徒，可以避開兵丁看守<sup>118</sup>，而把主耶穌的「屍體」偷走。這只是因爲他處理基督教問題的弱點，若他以「原來」尼采的方式探究爲何耶穌門徒在祂釘十字架前之前四散逃走，<sup>119</sup>之後卻勇敢爲祂作見證，<sup>120</sup>他必定會認同聖經所說，只有接受耶穌，靠著復活的耶穌，才可達到他所嚮往的境界，而不致於患上精神病。

## 8. 反省

在預備這次的報告過程，除增加了對尼采的認識外，並再一次被提醒應真摯無僞地活出信

<sup>107</sup> 尼采在《權力意志》第 874 節，這樣寫道：「毫無疑問統治者和統治階級的墮落，這是歷史上一切大動亂的起因！假如沒有羅馬的帝王們，沒有羅馬社會，基督教絕不至於盛行。」

<sup>108</sup> 如馬太福音 18:3，馬可福音 10:15，路加福音 18:17。

<sup>109</sup> 羅馬書 7:18。

<sup>110</sup> 約翰福音 3:3。

<sup>111</sup> 腓立比書 4:13。

<sup>112</sup> 羅馬書 8:37。

<sup>113</sup> 路加福音 10:27；參馬太福音 22:37 及馬可福音 12:30。

<sup>114</sup> 傳道書 1:14。

<sup>115</sup> 傳道書 1:9。

<sup>116</sup> 如傳道書 12:8-13 所記：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這些事都已聽見了，總意就是：敬畏神，謹守他的誡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

<sup>117</sup> 《道德的緣起》第一卷 16 節。

<sup>118</sup> 馬太福音 27:64-66。

<sup>119</sup> 馬太福音 26:56。

<sup>120</sup> 如使徒行傳 4:9-10。

仰，才配稱得上為真基督徒，還有帶來以下的反省：

- 一) 我們身為基督門徒，有沒有陷入尼采常指控的奴隸道德中，經常以神的恩典為藉口而疏忽超越自己？
- 二) 會否成為尼采眼中的華格納，藉宗教來達一己之慾，成為偽善的人？
- 三) 尼采有時代先知的觸角，發出警告，我們敏銳現今教會的盲點嗎？

我們這班未來的傳道人，應當時常檢視自己，我們會否有意無意間把上帝殺死而不自知—雖然經常將上帝的話宣講，並習以為常的禱告，但行事為人卻沒有將上帝放於應有的位置，像昔日尼采看到的教士一樣—這對我們都是引以為誡的提醒。尼采是否敵基督，是否我們的朋友或是敵人，已不再重要，但若能從這次小小研究裏，因尼采給我們帶來對信仰的反省，這便是一樁美事。